

斯人已逝音容在 追忆往昔永留存——深情缅怀刁其麟老师

□ 肖 刚 古籍馆普通古籍组

7月28日下午，有同事告知刁其麟老师于当日上午离世，我十分惊愕，怀疑消息是否真实。因我知道刁老师一向坚持锻炼，身体很好。29日，部门发布公告，确认刁老师因病去世，才勉强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恍惚中，我一直在回想与刁老师共事的种种过往，希望能从中还原出刁老师比较全面的形象。同时，争取用笔记录下来，以期为过去留下痕迹，为现在表达缅怀，为将来保存纪念。可惜我才疏学浅、笔钝难书，又能写出怎样的文字来悼念刁老师呢？想来想去，我最熟悉的刁老师一直处在工作状态中，而我恰恰对他退休前后的工作十分熟悉，那就谈一谈工作中的他吧！

刁其麟，1955年7月生人，副研究馆员，2015年7月退休，因热爱古籍工作，退休后仍返聘在古籍馆工作。

2008年古籍馆机构改革，年底刁老师调整至典阅组，在普通古籍书库从事库房整理和提归书等工作。2010年6月，我调入典阅组，由此开始了与他长达7年的组内共事时间。

到组初期，我曾跟着刁老师等库房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库房整理工作。他个头不高，较为瘦削，刚接触时言语很少，给我的感觉只是一位普通的不善言辞的前辈。慢慢地，通过直接接触，我发现刁老师是一个工作认真、动作麻利且平易近人的长者。虽然言语仍旧不多，但总能在关键时刻提点一句，让我能在工作中少犯错误、快速上手。就这样，刁老师像一个引路人一样，将一个个业务要点展现给我，让我能将它们串联起来，迅速熟悉并胜任新岗位。这让我开始对这位老同志刮目相看，普通的外表下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

闲暇时，他偶尔也会和我聊聊家常。我这才知道他年少时曾在什刹海体校学习，李连杰还是他的小师弟。早年的运动生涯让他一直坚持长跑等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很好。更多的是聊一聊图书馆旧事，以便我尽快了解馆史馆情。犹记得当时聊起他每周骑着三轮车、打着手电筒去柏林寺取归普通古籍，阅览室冬天要生炉烤火，为读者抄书时冻手跺脚这些今天已无法想见的情形，也曾在古籍书库现场指点水磨石构件、库房整体建筑结构情况，还曾聊到古籍馆和北海公园一墙之隔的界址问题等等。图书馆诸多陈年往事，随着刁老师看似无心的随口而出，犹如涓涓细流，缓缓流进我的心里，滋养着我这个图书馆新人的精神田园，让我这棵图书馆的小苗迅速成长。如果没有这些前辈们口耳相传，这些鲜活的馆史信息很快就会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沉寂。

2009-2010年文津楼书库维修改造,2010年7月普通古籍阅览室恢复到室阅览。这段时间,刁老师先是和大家一起将普通古籍重新回库上架,开放阅览后继续将已上架古籍整理顺架。

2011年初,我接任典阅组副组长。馆里决定进行白石桥新馆一期搬迁改造,善本特藏等文献需打包装箱运至文津街馆区。为了给善本特藏腾出库房,馆里安排普通古籍库和地方文献库先行打包装箱、搬迁调整。当时,普通古籍库中的港台书、清史文献、工具书、多余复本和大丛书、中文未编书以及阅览室开架书等多类文献需要调整、装箱;普通古籍阅览室在读者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的同时还要调整布局,合并地方志家谱阅览室、善本阅览室同室服务,各项工作十分繁忙。又赶上馆区中央空调长期故障,组内同事每日冒着酷暑在书库内挥汗如雨地工作。刁老师作为打包装箱的主力,也一直坚守在库房。他常常在湿透一身衣服后,更换一身继续工作,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快退休的老同志。普通古籍装箱近半,因善本典阅人手不足,部门领导安排刁老师去新馆帮忙数月。下半年,又因辛亥革命展等展览值班需要,刁老师再次前往新馆长期值班。匆匆忙忙的工作中,他总是能服从领导们的安排,没有丝毫怨言。

2011年底,善本特藏和人员陆续搬迁至文津街馆区,刁老师也随之回组。因大量人员和文献调整,文津街院内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些年轻人看到源源不断的杂活,与自己想象的与书为伴的工作状态相距甚远,抱怨来图书馆工作就像是当一个搬运工。刁老师却常常冲在前面,和大家一起干,从无怨言。有时,看到年轻人有抵触情绪,他还告诉年轻人要能沉得下心。跟书打交道,不光想着搬运书中知识做学问,也要搬运这些知识的载体。作为这一百多万册古籍的守护者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图书馆人要甘为人梯、甘为书梯,只要是书做的事,再苦再累也值得。看到刁老师这样的老同志能以身作则,年轻人也慢慢少了些浮躁,跟在身后卖力地干了起来。

刁老师回组后,继续从事普通古籍整库工作。整库工作又脏又累,需要将一摞摞积有尘土的古籍取下搬上,逐一翻检;工作本身默默无闻,外人除了看到书架变得整齐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价值;而且十分单调乏味,总是一部书接着一部书,一个胡同接着一个胡同重复同样的操作;再加上书库环境冬冷夏热,樟脑味大,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这份工作,甚至觉得这样的工作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些困难和问题对于刁老师似乎没有任何影响,每当走进书库穿起蓝大褂,他就埋身其中,一刻不停。经过他的整理,很多错序错架书得以归位,避免成为“死书”;有些重号的数据得以清理修改,减少了阅览服务中的矛盾;还有一些分散的书籍得以归并,恢复了这些书的本来面貌。此外,每年书库制作新函套时,刁老师也一直参与监护、搬运、裁签、贴签等工作。从2011年到2015年7月,刁老师一直坚持整库工作,整理顺架普通古籍60余万册件,约占总量的二分之一。积沙成塔,汇水成海。就是这样日积月累、悄无声息的工作,慢慢解决了古籍书库的诸多问题,规避了很多潜在的风险,也为其他业务工作正常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刁老师对待整库这件事上,我学到了踏实苦干、

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优良品质，这也影响着我此后的工作和生活。如今，我也在做整库工作，且甘之如饴，我想这与刁老师对我的影响密不可分。

刁老师在认真工作之余，也一直在对工作进行思考和总结，有时也会和我交流一些意见和看法。他结合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撰写了数篇有关库房管理和阅览服务的论文。这些文章，既从宏观层面谈到了书库建筑对古籍的影响，也在微观层面上观察古籍装具结构和形态的演变来研究古籍保护，还从老年读者、女性读者等不同服务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如何与电子化、网络化服务相结合等角度提出思考，探讨如何做好古籍的收藏与利用。这些文章是一个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从业者的思考和归纳，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仍然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决。

2015年7月，刁老师快退休时，领导和同事们都认为他工作积极认真，身体状态良好，仍能胜任部门工作，希望他能继续发挥余热，返聘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经与刁老师沟通，他也愉快地接受了返聘邀请。因退休人员不能入库，领导安排从事监护、衬纸等工作，他也一如既往地认真对待。2016年，随着善本特藏文献搬迁回白石桥新馆，刁老师随之去新馆工作，人事管理仍由典阅组负责。直至2017年2月25日，因身处新馆联系不便，刁老师的工作关系转由推广组管理。至此，我个人与刁老师的联系逐渐减少，各方面的情况了解的也少了。除了春节慰问老干部或偶尔去新馆碰到短聊之外，很难再有机会直接联系。

2021年7月，我卸任副组长。之后与刁老师再没有直接联系，只偶尔通过其他同事了解到他一切都好。我也总觉得时间还长，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再交流再谈心。没想到再听到他的消息，竟然是这样的噩耗。于我而言，这消息像一记闷锤，让人窒息，更弥散着难以言说的哀伤，久久不能消散。直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脑中仍然回放着和他一起聊天、并肩工作的画面。我多想打个电话，再听听刁老师常说的那句“没事，都挺好的”；多想站在库房门口，再看到他迈着匆匆的步伐快步走入书库的身影；多想再和他一起搬着书箱、推着书车边走边聊。只可惜，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也只能将这份遗憾永远地埋在心底。刁老师的突然离去，最悲伤的一定是他的家人。此刻，什么样的言语也无法安慰家人的悲伤，我也只能献上一句苍白的“节哀顺变、保重身体”！炎炎夏日，逝者已往，希望生者坚强。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追忆过往，不胜唏嘘感慨。刁老师虽然离开了，但他那做人做事的优良品格以及默默奉献的图书馆人精神仍然留存在我心中，激励我续力传承。我会努力像他一样，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最后，我想再说一句：刁老师，一路走好！